

秘本醫學叢書

裘庆元輯

裘慶元輯

秘本醫學叢書



上海書店

女科輯要箋疏

女科輯要箋疏提要

女科之有專書自陳良甫大全良方而後當以王氏準繩最爲豐富而武叔卿又依據準繩別爲濟陰綱目門分類別非不粲然可觀而讀之輒覺陳陳相因腐氣滿紙者以裒集古人空泛議論絕少切要發明以之臨症詎能收效本書係沈堯封編輯王夢隱參注久已譽滿醫林時賢張山雷君復逐條加以箋疏語語深入洞見癥結吾於女科嘆觀止矣爰亟刊行以饗同志

秘本醫學叢書第八冊目錄

女科輯要箋疏

外科學講義

解圍元藪

繪殘篇

醫餘

喉科家訓

傷風約言

沈氏女科輯要箋疏卷上

沈文彭堯封先生原輯

徐政杰藹輝先生補注

海鹽王士雄孟英先生參

嘉定張壽頤山雷甫箋疏

小引

女科之有專書自陳良甫大全良方而後必以王氏準繩最爲豐富而武之望叔卿氏又依據準繩別爲濟陰綱目門分類別非不粲然可觀而讀之輒覺陳陳相因腐氣滿紙者以哀集古人空泛議論絕少切要發明則通套之詞未免隔膜而搔不着癢處如是而求臨證之時必收捷效蓋亦僅矣竊謂宋金元明諸家醫籍皆未能脫此痼習固不必專以爲女科書之病惟堯封沈氏女科輯要寥寥數十葉精當處勘透隱微切中肯綮多發前人所未發實驗彰彰始覺軒爽豁目願早歲習醫治婦女病卽從是書入手臨證以來

獲益不少而孟英按語更能刻進一層洞見癥結皆是此道之金針雖僅小兩冊大有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之妙近來舊刻極不易得滬上新有石印本在潛齋醫藥叢書十四種內繕寫不精錯落處至不可讀爰議重錄一過少少引申其餘義以徵經驗適本校授課有以分科之說進者乃即用是編以示女科之涯略附以二十餘年閱歷所得作爲箋注姑以自識心得是耶非耶請讀者於臨牀治療時自證之何如 壬戌仲春張壽頤記時寓浙蘭江之中醫專校

經水

（素問）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

沈曰天癸是女精由任脈而來月事是經血由太衝而來經言二七而天癸

至緣任脈通斯時太衝脈盛月事亦以時下一順言之一逆言之耳故月事不來不調及崩是血病咎在衝脈衝脈隸陽明帶下是精病咎在任脈任脈隸少陰蓋身前中央一條是任脈背後脊裏一條是督脈皆起於前後兩陰之交會陰穴難經明晰靈素傳誤帶脈起於季脇似束帶狀人精藏於腎腎繫於腰背精欲下泄必由帶脈而前然後從任脈而下故經言任脈爲病女子帶下

孟英曰俞東扶云經言男子二八而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若天癸卽月水丈夫有之乎蓋男女皆有精易謂男女構精可據然指天癸爲精亦不妥天癸爲精不當又云精氣溢瀉矣後賢講受孕之道有陽精陰血先至後衝等說亦謬夫男女交接曾見女人有血出耶交接出血是病豈能稟精及爲精所裹哉大約兩情酣暢百脈齊到天癸與男女之精偕至斯入任脈而成

胎耳男胎女胎則由夫婦之天癸有強弱盈虛之不同也吾友徐亞枝曰如沈氏說一若天癸卽精者如俞氏說一若血與精之外別有一物所謂天癸者竊謂天癸者指腎水本體而言癸者水也腎爲水藏天一生水故謂腎水爲天癸至謂至極也猶言足也女子二七男子二八腎氣始盛而腎水乃足蓋人生五藏惟腎生最先腎氣之充足最遲而衰獨早故孩提能悲能喜能怒能思而絕無慾念其有情竇早開者亦在腎氣將盛天癸將至之年可見腎氣未盛癸水未足則不生慾念也迨腎氣衰癸水絕則慾念自泯矣解此段經文者當云女子必二七而腎水之本體充足任脈乃通太衝之脈始盛月事因而時下矣夫前陰二竅溺之由水竅者無論矣其由精竅者皆原於天癸者也月水雖從衝脈下謂爲天癸之常可也泄精成孕是任脈施受謂爲天癸之能可也帶下乃任脈之失其擔任謂爲天癸之病可也然則稱月

水爲天癸亦無不可前賢解此皆重讀上二字而略下一字惟將至字當作來字看遂至議論紛紜耳

（箋疏）吾國醫學之十二經絡及奇經八脈原是西學解剖家所無治新學者恒誚舊籍爲鑿空然以人身內外各部分之病狀而言某處是某經所過若發現某症卽是某藏某府之虛實寒熱爲病則固確然可信投藥得當而效如影響證據章章不可誣也蓋經脈之循行卽西學之所謂血管而血管之周流莫不與藏府息息相通則某藏某府自必各有一定血管循行之道路吾國醫學發源最早古之神聖倡此學說自必神而明之洞矚其互相感應之理固不係乎血管之實在形迹若必刻舟求劍剖而視之以驗其形相如何吾知古之人必無以異於今之人手足肌肉之間必無此十二條直行血管可尋是亦今之所敢斷言者此中自有神化功用彼專以解剖爲實驗

雖曰器具精良物理細密竊恐尙不足以語此而猶以耳目器械之推測囂囂然笑吾舊學之荒誕殆無異於夏蟲之語冰惟奇經八脈諸條則甲乙經經脈篇之所未詳雖內難中時一見之不可謂非上古發明之舊無如一鱗一爪語焉不詳已覺難於徵實卽以經脈二字言之旣同是血管而古今人之言督脈者輒以脊骨之髓當之則獨具此顯然之形一與十二經及其他之奇經不類豈非生理學中之絕大疑竇且督任之經最直何以前後之形又大相歧異若此又十二經皆有動脈可按而督任亦有俞穴則皆不動且踴維衝帶則所過之穴卽交會於其他諸經又似蔦蘿附松不能自成一隊者疑是疑非果何從而證實之徐亞枝謂天癸是腎水本體最合真理所以經文明言男子亦是天癸又謂腎生最先腎足最遲腎衰最早從孩提成年及老憊之實境徵之洵是確鑿不移而從來未經道破之語須知癸水是腎

藏真陰不能如女子之月事時下亦不能卽以陽施陰受者當之堯封謂天
癸由任脈而來月事由太衝而來又謂衝隸陽明任隸少陰精欲下泄由帶
脈而前然後從任脈而下云云看似頭頭是道言之有物其實全由想像得
來隨意指揮惟吾所命假使藏府能語吾知其必曰否否不然豈不知督任
衝帶既是經脈從未聞任脈與陰竅相通而可謂女子月事男子施精竟由
太衝帶任諸脈而下那不令人駭絕試以西學生理求之此身結構自有墜
道方悟吾國女科書中談及懷妊情狀備極千奇萬怪噴飯者不一而足正
不獨陽精陰血先至後衝彼包此裏幾條之可哂東扶謂入任脈而成胎亦
與堯封之言精泄出於任脈同一奇悟要之任稱爲脈亦是血管之一枝安
有精可泄而胎可受請細讀西學生殖一門然後知吾國醫界名賢固終其
身未由悟到也

王冰曰男以氣運故陽氣應日而一舉女以血滿故陰血從月而一下

（箋疏）男以氣言女以血言就陰陽二字本義髣髴想像似不可以爲不是然吾人之身氣血兩者果可以分道而行不相聯屬否卽此一端已覺其立言之不妥况更謂陽氣應日而一舉真不知其從何處悟入有此奇語且月事時下亦不得謂爲血滿此說極謬堯封氏何所取而錄之

月事不調

素問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湧而隴起

（箋疏）泣讀爲澀素問此節本以脈象而言人之脈道譬於地之水道人在氣交之中脈道流行本與天地之氣默相感應故天地之氣和調則脈亦應之而安靜寒則澀滯熱則沸騰皆理之所必然者而猝然風起雲湧斯脈亦

爲之洶湧泛溢此言脈隨氣化爲變遷則疾病作而脈狀應之亦事之所必至而理之所宜然者然此節經水並不指婦女月事經文彰彰可據堯封竟以經水二字輯入月事條中頗似誤會惟月事爲病其理本亦如是斷章取義固無不可耳

褚澄曰女子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漬而入骨或變而爲腫或雖合而難子合多則瀝枯虛人產乳衆則血枯殺人

孟英曰此論不盡然惟產乳衆而血枯至死者頗多然吾鄉吳醞香大令夫人半產三次不計外凡生十男四女並已長成而夫人年逾五旬精力不衰猶能操家政而撫馭羣下也

（箋疏）褚氏遺書原是贗本四庫全書提要已詳言之紀文達所論洵不誣

也就中論婦女體質雖未嘗無精當語然皆以理想推測言之不盡可信此節十年二句尤爲臆斷至謂不調爲舊血不出措詞更欠圓相須知不調二字所賅者廣有血淤者有血枯者亦有固攝無權而崩漏者安得以不出二字概括之若謂新血誤行者皆因於舊血之不出豈瀆而入骨變而爲腫皆淤血爲患乎且瀆而入骨一句更是故爲奇僻駭人聽聞絕非病理所應有惟謂合多則瀝枯產乳衆則血枯二句確是不刊之論但以瀝枯與血枯相對言之詞近於鄙殊非高尚文字卽此可爲唐以後人僞託之證且產乳二字古人必不並稱乳卽是產說文謂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廣雅釋詁乳生也尸子胎生曰乳月令季冬雉雊雞乳注卵也皆非以乳汁飼兒之謂而此節產乳則必以乳汁飼兒言之惟其飼乳太多故血易枯尤爲唐後文字之確證蓋嘗見有力之家生育極多惟不自乳則爲之母者年逾大衍而形

色不衰孟英所稱吳大令室人必非自乳其子可知

方約之曰婦人不得自專每多忿怒氣結則血亦枯孟英曰此至言也氣爲血帥故調經必先理氣然理氣不可徒以香燥也鬱怒爲情志之火頻服香燥則營陰愈耗矣

（箋疏）婦女見聞不廣故性多卡急其始也以心褊而生鬱怒迨其繼則愈鬱愈怒而性愈偏此非藥餌所能療者豈獨不得自專者爲然恒有得自專而更以長其偏心者總之吾國婦女多不學所識者小斯爲氣結之眞源耳孟英謂調經必先理氣洵是名言然理氣之方亦必不能屏除香燥高鼓峰之滋水清肝飲魏柳洲之一貫煎皆爲情志之火而設亦當參加氣藥並轡而馳始有捷效否則滋膩適以增壅利未見而害隨之惟不可止以香燥爲兔園冊子耳

趙養葵曰經水不及期而來者有火也宜六味丸滋水如不及期而來多者加白芍柴胡海螵蛸如半月或十日而來且綿延不止者屬氣虛宜補中湯如過期而來者火衰也六味加艾葉如脈遲而色淡者加桂此其大略也其間有不及期而無火者有過期而有火者不可拘於一定當察脈視稟滋水爲主隨證加減

孟英曰婦人之病雖以調經爲先第人稟不同亦如其面有終身月汎不齊而善於生育者有經期極準而竟不受孕者雄於女科閱歷多年見聞不少始知古人之論不可盡泥無妄之藥不可妄投也

（箋疏）先期有火後期火衰是固有之然特其一端耳如虛不能攝則雖無火亦必先期或血液漸枯則雖有火亦必後期六味之丹苓澤瀉滲泄傷陰豈滋養之正將不及期而經多肝氣疏泄無度固攝猶虞不及再以柴胡疏